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增订本

季进·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增订本）

季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季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309-07507-6

I. 钱… II. 季… III. 钱锺书(1910~1998)-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8601号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

季进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军 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3 千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507-6/I·568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钱谷融

前不久,我和徐中玉先生到苏州参加一个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会议,季进陪我们在细雨濛濛的网师园喝茶聊天,很是惬意。他告诉我《钱锺书与现代西学》马上要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本,我很为之高兴,这说明这本书是有生命力的。我已是九三老翁,既老且懒,不再专门写序,就照录 2001 年我给初版写的短序,权作祝贺。

季进博士是我的忘年交,我已不记得是哪一年开始与他相识的了。仿佛我早就认识他,远在与他见面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又像他始终就在我身旁,从来不曾离开过我一样。人与人相处,难免有界限,得遵守一定的礼数。与季进在一起,就不觉得有界限存在,彼此仍很自在,怡怡然如鱼之相忘于江湖一样。单是为了享受这样一种感觉,就很愿意和季进在一起。但是他在苏州,我在上海,又各自为工作所缠,要见一次面,实在不容易,更不免增加了我的思念之苦。秋月春风,每每不胜神驰。

忽然接到他的来信,使我十分欢喜。但读罢之后,心情又不免沉重起来。原来是他的博士论文《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即将出版,要我为他这本论著写一篇序。以我和他的交情,何况又是他这篇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但我这个人是既无能又懒惰,尤其怕写文章。今年又特别热,整日昏昏

然的,脑子里空空如也,往往搜索了半天,也挤不出一个字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眼看就要交白露了,气温却仍居高不下。然而再不动笔,就要给季进造成困难,没办法,只得坐下来勉为其难地为他写几句话,表示我的一点祝贺之忱了。

钱锺书是个奇才,古今中外于书无所不读,腹笥之广,世罕其匹。而且下笔有神,奇思妙想联翩纷披,令人目不暇接。清代学者称赞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设喻之妙,沁心至微。”拿来送给钱锺书也一样的贴切。他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简直跟踪为难,遑论研究。季进却对钱锺书特别有会心,不但对钱锺书的学问造诣,谈来一一如数家珍,而且探奥抉幽,常能自辟蹊径,别开生面,使我无限钦佩,赞叹不已。

学海无涯,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继承前人的成果固然重要,尤贵能有新的创获。季进还很年轻,前途正未有限量,我希望他在当前各种纷繁复杂的因素的激荡中,能摆脱干扰,时时不忘学术。学术研究是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精进不懈才能有所成就的。希望季进努力。

2010年6月

目 录

序	钱谷融 1
---	-------

绪 论	1
一、双向互动的学术创作历程	1
二、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	28
第一章 阐释的循环——钱锺书与阐释学	55
一、语言、训诂与阐释	55
二、作者意图与主体参与	65
三、通观圆览与共味交攻	73
四、循环无穷的阐释境界	79
第二章 解构之维——钱锺书与解构主义	87
一、拆散破碎与“洋葱头”	87
二、以言消言的立场	94
三、解构与建构	102
四、不同语语的自由穿梭	109
第三章 文本·形式·细读——钱锺书与形式批评	116
一、从俄国形式派到新批评	116
二、“陌生化”原则	122
三、语境与含混	129
四、意图谬见·悖论·细读	137

第四章 跨文学与跨文化对话——钱锺书与比较文学	150
一、超迈前贤的卓识	150
二、比较诗学	159
三、翻译：跨文化传播	169
四、比较文化与文化对话	179
第五章 探究心理的世界——钱锺书与心理学	185
一、心理学：学士不如文人	185
二、梦的解析	192
三、创作的心理流程	199
四、感觉情绪挪移与文学情境	208
第六章 文学与历史的辩证——钱锺书与新历史主义	219
一、历史：想象性的叙事	219
二、文学与历史的互通	224
三、史蕴诗心	231
四、“六经皆史”辨析	238
.....	
主要参考书目	244
后 记	255

绪 论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在绵延几十年的文化生涯中,钱锺书贡献了一批戛戛独造的学术著作和精妙绝伦的文学作品。世事的沧桑和人生的风雨没能阻断他文化生涯的绵延,相反,在学术文化上,钱锺书始终保持着挺进的犀利锋芒,以他全部的著作创辟了一个深刻而独特的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中西浩瀚淹博的现象观念,在其间交相生发、立体对话,从而凸现出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钱锺书的话语空间在对人类文化本质的认识与阐明方面获致了一种哲学的突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与文化大师。

一、双向互动的学术创作历程

(一)

1910年11月21日,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从小即在家从伯父与父亲读书,后来又先后在无锡东林小学、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读完小学和中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学者^①,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专门论著与广博涉猎,自述“基博治学,务为浩

^① 参阅吴忠匡:《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十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闾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①。深厚的家学渊源为钱锺书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基,对他后来博览传统典籍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专习西方语文”,同时,他也没忘记“亲炙古人”,总是“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②。可以说,在大学期间,钱锺书中西兼通的知识结构已基本形成,跨越中西,后来也成为其研究著述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在大学期间,钱锺书以“中书君”为笔名开始在《清华周刊》、《大公报》、《新月月刊》上发表文章,并崭露头角。他的博学与才华得到清华师友同学的一致赞誉。当时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的张申府就宣称:“钱默存先生乃是清华最特出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在现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的。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③虽然这只是老师对学生不无偏爱的赞誉之言,可是钱锺书一生的成就则表明这些赞誉之言是恰如其分的。

钱锺书当时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清华期间发表的那些充满横溢才气与敏锐见解的书评及考证文章,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小说琐征》(《清华周刊》第34卷第4期)、《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落日颂》(《新月月刊》第4卷第6期)、《作者五人》(《大公报》1933年10月5日)等几篇。撇开钱锺书的具体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它们与钱锺

① 钱基博:《自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

②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6页。以下所引《谈艺录》均为此版《谈艺录》(补订本),不另注。引文中所附外文,根据需要有所取舍,以下均照此,敬请参阅原著。

③ 《大公报》1932年10月15日。

书其他著作的天然联系。《落日颂》中有一段对神秘主义的评论：“神秘主义需要多年的性灵的滋养和潜修；不能东涂西抹，浪抛心力了，要改变摆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要向东方和西方的包含着苍老的智慧的圣书里，银色的和墨色的，悄恍着拉比(Rabbi)的精灵的魔术里找取通行入宇宙的深秘处的护照，直到——直到从最微末的花瓣里窥见了天国，最纤小的沙粒里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彻了永生。”这段话已开《谈艺录》、《管锥编》大量论述神秘主义的先声。《小说琐征》中的考据已兼采古典笔记、小说、正史、佛典、经书、诗话、戏剧中的相关资料，显现出以“打通”为中心的治学特征。二是表现出早年钱锺书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也显示了他在哲学上高妙的思辨与分析能力。比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对革命的精辟思辨：“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仍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鬼话连篇》(《清华周刊》第38卷第6期)中对“Immortal”一词的“不朽”与“不灭”两层含义的辨析，就与“反”的辨析一脉相承，都是一种“奥伏赫变”的现象。尽管后来钱锺书没有再在哲学方面作过专门的研究，可他的著作中却充满了辩证的智慧。他一生的创作与学术显示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风范，对于世界、人生、文化无所不窥，无所不精。这一点却是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三是已经开始形成自己博学机智与游戏幽默的独特风格。钱锺书《作者五人》中的一段话可以移来说钱锺书自己，或者可以说是夫子自道。钱锺书认为桑塔耶那(钱锺书译为山潭野衲，颇有出世意味)，“他的诗里，他的批评里，和他的小品文里，都散布着微妙的哲学，恰像他的哲学著作里，随处都是诗，随处

都是精妙的小品文”，而且，“他用字最讲究，比喻最丰富，只是有时卖弄文笔”，这几乎就是钱锺书风格的自身写照。

1933年，钱锺书自清华大学毕业，即受聘于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也就在这一年，钱锺书与杨绛订婚。在光华大学期间，他发表了大量五言、七言旧体诗，编有《中书君诗》一册。其他学术性著述则比不上清华时期，主要有《论俗气》、《论不隔》、《论复古》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篇。一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8期），系统表述了钱锺书早年的文学史观，对文学的定位、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体制”与“品类”的关系、文学史的分期、作品本体观等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自出手眼，论述精辟，再次显示了青年钱锺书的敏锐卓识。二是《与张君晓峰书》（《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期），对文言与白话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骊谭比美，正未容轩輊”，两者均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可以互为补充。应该说，钱锺书的这封信对“五四”以来论争不休的文言白话之争，作出一个公允平实的判断，在现代文学史有着重要的意义。钱锺书此后的写作也分取文言与白话两径，或许就是对自己主张的一种实践。

1935年秋，钱锺书考得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携新婚夫人杨绛同赴英伦牛津。钱锺书就读的是创立于1314年的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牛津大学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之一，钱锺书以解颐示庄重，将其馆名形象地译作“饱蠹楼”。他和杨绛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全都消耗在这座“饱蠹楼”中。牛津严谨的学风和丰富的馆藏，帮助钱锺书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 B. Litt. 学位。这篇毕业论文在钱锺书学

术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一直不为人所重视。毕业后,校方本拟聘他为中文讲师,但钱锺书婉谢了校方好意,和夫人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进修。牛津、巴黎的三年学习进修,使钱锺书对欧洲文化与文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西方文化的感悟也跃上一个新的层面。这段时期,由于忙于读书、学业与家庭,钱锺书除了学位论文外,只发表了《谈交友》(《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等极少的几篇。后者穿越中西、繁征博引,以西方诗学的“移情说”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文评的特色,指出中国文评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不仅如此,而且“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als ob)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这种诗化的人文主义观念,可以说贯穿于钱锺书的全部著作^①。

由于担心在国外遇上战争,影响归国,所以在1938年秋天,钱锺书受聘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夫妇俩携女儿返回祖国。10月,钱锺书在香港登岸,径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杨绛则带女儿继续乘原船北上上海省亲。在西南联大期间,钱锺书开过三门课: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他的讲课谈笑风生,妙语如珠,深受学生欢迎。授课之余,钱锺书继续他的随笔写作,在《今日评论》周刊上以“冷屋随笔”为名,发表了《论文人》、《释文盲》、《一个偏见》和《说笑》四篇,以深沉的智慧冷眼观照人生物事,有着较为浓郁的兰姆或蒙田的散文风格,这些随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篇目或名句传颂一时,后来均收入散文

^① 参阅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

集《写在人生边上》。1939年夏天,钱锺书返沪探亲,却没有再回昆明,而是在11月份同徐燕谋、邹文海等人在上海登船,长途跋涉,历尽困顿,转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以照料在那儿任国文系主任的父亲。这段旅程,是钱锺书平生所经历的最为艰苦的旅行,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围城》第五章基本上以此为取材基础,几年以后,钱锺书在评析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一诗时还情不自禁地说起当时的艰辛^①。

在湖南,钱锺书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并编了旧体诗集《中书君近诗》。尽管蓝田林木苍翠,景色宜人,师友间诗文唱和、问学探道,生活似乎悠闲而平淡,其实心中却是充满了郁闷与忧伤,只能“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②。这段时期值得注意的作品有两篇,一是发表于《国师季刊》第6期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对中国传统艺术批评史上诗与画的关系进行了澄清与阐述,指出“中国旧诗和中国旧画有同样的风格,体现同样的艺术境界”。这篇文章后来收入《七缀集》时,已由原来的不足万字扩展到两万余字,可谓“吾犹昔人,非昔人也”。另一篇是为好友徐燕谋《燕谋诗稿》所作的序。此序本来以为早已佚失,其实郑朝宗当年曾抄录一份,得以保存。其重要性在于,《谈艺录》、《管锥编》一以贯之的跨越中西、打通各科的文化立场,已经在此序中得到明确表达:对于中西文化“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及夫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设范以自规,不划界以自封,意得手随,洋洋乎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曰新曰古,盖脱然两忘之矣。《姜白石诗集·序》所谓‘与古不得不合,不能不异’云云,昔尝以自

① 参阅《谈艺录》,第183—184页。

② 《谈艺录·序》,《谈艺录》,第1页。

勳,亦愿标而出之,以为吾党告。若学究辈墟拘隅守,比于余气寄生,于兹事之江河万古本无预也”^①。

1941年夏,钱锺书返上海探亲,因珍珠港事变,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成为孤岛,钱锺书再也无法离开,就此羁居上海,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糊口,艰难度日。这一时期,是钱锺书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日。正如《谈艺录》序中所言:“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沉郁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此时的旧体诗作肃括凝重,在个体性的忧伤苦闷中,透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时代感受: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壮图虚语黄龙捣,
恶讖真看白雁来。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伤
时例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故国》)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一世老添非我独,
百端忧集有谁分。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豪
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乙酉元旦》)

正是在这种压抑而艰难的情境中,钱锺书夫妇杜门寂处,读书写作。1941年底,钱锺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2年,《谈艺录》初稿写成,开始创作《灵感》、《猫》等短篇小说;1944年起,开始写作《围城》。钱锺书这段时期丰富的创作与学术实绩,恰恰印证了他“诗可以怨”的著名命题。1945年,抗战胜利,中华民族重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天地。钱锺书也走出郁闷,出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名著选读”、“文学批评”等课程,并兼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刊物*Philobiblon*(《书林季刊》)主编。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与学

① 转引自郑朝宗《续怀旧》,《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9页。

术研究也进入一个高潮期。除了在《新语》、《大公报》、《观察》等报刊发表《小说识小》、《谈中国诗》、《说“回家”》等随笔和书评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开明书店,1946年5月初版)、长篇小说《围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初版,先期于1946年—1947年间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学术专著《谈艺录》(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6月初版)。至此,钱锺书融创作与学术于一体的著作空间初步形成。

(二)

如果暂且不论旧体诗创作和后来动了笔却没有完成的《百合心》,那么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在40年代已全部完成。钱锺书的创作贯穿散文、小说与旧诗,“以旧诗与先哲共语”、“以小说与时贤并论”,显示了青年钱锺书恃才技痒的个性与旺盛的创造力。他的散文与小说犀利精妙、汪洋恣肆,在妙语巧言的隙缝中游刃有余,既有对社会世态、文人世界的无情奚落,又蕴含着作者深沉的人生思索,充分展现了钱锺书文学家的才情,树起了作为作家的钱锺书的形象。对于钱锺书的文学创作,评论界多有评说。我只想强调一点,即无论是《写在人生边上》对人生的点评,还是《人·兽·鬼》对人性弱质与人物心理的探索与描摹,抑或是《围城》对一种人生境遇的揭示,其实都贯穿着钱锺书“在人生边上”对人的“生存境地”和“基本根性”的彻悟与周览。这与钱锺书早年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倾心不无关系,我们与其说钱锺书是写在人生边上,不如说是凭借其智慧与悟性居高临下地俯视人世,讽世谕人。从这个角度看,《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它不仅可以视作这本散文集的

导言,而且不妨视作钱锺书全部文学创作的总序,这是不无道理的^①。序言中所透露出的文化立场与思想态度,已然成为钱锺书全部创作的基本精神特征。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缴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 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这种基本精神是远离主流社会的对人生的冷眼旁观,是“随时批识”的人生评点。《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和《围城》虽然体裁不一,但是由于有着这种共同的基本精神,使得它们获得了内在的呼应和高度的统一。《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分别以《魔鬼夜访钱锺书》与《上帝的梦》开场,体现了一种戏

① 参阅胡范铸:《钱锺书学术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

剧性的整饬^①。《人·兽·鬼》书名得自于四个短篇《上帝的梦》、《猫》、《灵感》和《纪念》所包含的人、兽、鬼、神四种形象,归根到底还是在写人,而且似乎还蕴示了“人性、兽性、鬼性”的相通相转。《上帝的梦》在寓言的形式下,寄寓的是对人性缺陷的暴露;《猫》通过对李建侯夫妇情感生活的剖析,展示给读者人性的弱质;《灵感》是对所谓文人作家劣根性的无情鞭挞;《纪念》中曼倩的情感纠葛,显示了人生的自我捉弄。这两本作品中对人“基本根性”的揭示,到了《围城》中则得到更深入的挖掘与表现:从婚姻到人生,都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当境厌境,离境羨境”^②,正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普遍性的困境。钱锺书曾论及宋诗的最高境界是“理趣”,所谓“理趣”,就是“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Comparison),乃举例以概(Illustration)也”。“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③他对人的“生存境地”和“基本根性”的评点、对世界人生的洞察,正是他作品中的“理趣”,也是他作品智性的体现。

如果我们将《围城》置于钱锺书全部著作的话语空间,以钱锺书的有关论述加以阐释,就会发现《围城》揭示了一种人生的“无出路之境界”。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及《易林·大壮》时指出:“火左寇右,尚网开两面,此则周遮遏迫,心迹孤危,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Ausweglosigkeit)之示象,亦即赵元叔所慨‘穷鸟’之遭际也。”^④而“鸿渐”之名取之于《易经》,“渐卦”卦

① 参阅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② 《谈艺录》,第351页。

③ 《谈艺录》,第232、228页。

④ 《管锥编》,中华书局,1994年,第574页。以下所引《管锥编》均为此版本,不另注。引文中所附外文,根据需要有所取舍,以下均照此,敬请参阅原著。